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永志

謄錄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六

起疆圉作疆九月盡著
雍闥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

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斬中

反為希德所擒

為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
希德反為希德所擒恃勇輕脫之禍也

騎奇翻挑徒
了翻帥讀曰率

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

將

從才用翻
語牛倨翻

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

帥所
類翻

希德攻

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

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

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

見賢通翻
勞力到翻

丁亥

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

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

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
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
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

香積寺北澧水之東

此皆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豐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

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則猶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陳讀曰陣下陳於其陳於陳陳乃賊陳同

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

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

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

重直用翻

李嗣業

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了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

陳前大呼奮擊

呼火故翻

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

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

卒

先悉薦翻

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

王難得為

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

賊射之中眉皮垂郭目難得自

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掣昌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

前

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

奇騎

寄翻偵
丑鄭翻

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

滅殆盡賊由是氣索

索昔各
翻盡也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

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其

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罵聲不止

塹七艷翻
驚五羔翻

僕

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

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

俶昌六翻
騎奇寄翻

俶曰將軍戰亦疲

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

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

驍堅亮翻將即亮翻復扶

又翻下而復可復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復脩復為敢復同

旦也

言何用俟明旦倣固止之使還營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懷恩固請往

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

遲直二翻謀達叶翻

守忠歸仁與

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假新店之戰可以逕取

東京

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

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

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

純下沒翻為于偽翻下當為同

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

足

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

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

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滌水之東

過京城南歷安化門

明德門啟夏門外遼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滌水滌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

于霸水滌音產

百姓軍士胡虜見倣拜皆泣曰廣平王

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

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東出京城門取洛陽椒昌六翻

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

少始照翻

守式又翻

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

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

使疏吏翻啖徒敢翻姓也

命左僕射裴冕

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

射寅謝翻泌毗必翻李泌時從軍在長安

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

當還東宮復脩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

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

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

進更古孟翻冤五回翻請留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

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養羊尚翻上即使泌

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

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

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泌曰臣今

報德足矣復為間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

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

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

唐制凡朝日殿

上設黼展躡席熏爐香按皇帝升御座牢執當香案前奏事

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

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

以朕為句踐也

邪音耶范蠡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文種書以為句

踐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句踐賜文種死句音鉤對曰陛下不

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敢復言

復扶又翻

且殺臣

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

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寧王自馮擅取范陽之策也肅宗以意言之對

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

英果艱難時有功

謂馬寃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衛上也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六月

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

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

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嗣祥吏翻

卿不細知

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
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
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
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
臣請用廣平

事見二百十八卷元
載九月帥所類翻

建寧若有此心當深

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

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

引論語孔
子之言

朕不欲

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

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

聰明醜殺之

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

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

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三卷武后先宅元年卒于恤翻黔音禽

其辭曰種瓜黃

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

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

識職吏翻記也

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

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

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

郭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

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

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

汚烏故翻

聞陛下龍

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

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

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時王難得領興平軍

吐蕃陷西平

西平

州郡部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

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

驅是無江淮也

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

取江淮統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且我衆

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

謂春秋列國同盟有急則

相救恤也况密邇羣帥乎

羣帥謂張鎰尚衡許叔冀等帥所類翻

不如堅守以

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

愛妾殺以食士

食祥吏翻

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

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鬼無所歸

者為厲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

裂齒碎何也

皆疾智翻又才諸翻目皆也

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

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

扶一決翻

所餘纔三四子奇義

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

心存之將為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

斬之

考異曰新傳曰號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練弗受為巡補縫行間

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
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遮之今不取 巡且死顏

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

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本將謂本部之將陳讀曰

陣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
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
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

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

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

士或退散廵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

離力智翻

汝為

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

為于偽翻卒于恤翻

又推

誠待人無所疑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

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

道亟進

張鎬代賀蘭進明見上卷八月

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

按新書方鎮表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崔渙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

尚為賊將能元皓所據然去年已置北海
節度使是雖未復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
及譙郡太守

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
比必利翻及也

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作蒙州刺史新傳作濠州

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壤必亳州也今從統紀
余按通鑑改統紀

之亳州為譙郡以此時未復郡為州也讀者宜知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

自長安東走保陝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

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
舊兵謂張通儒等所

領自西京已未廣平王至曲沃
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東走之兵
之曲沃按其地在弘農

靈寶二縣之間水經注弘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有曲沃城回紇葉護使其將軍

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

旁步浪翻

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

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

賊依山而陳子

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

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

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奔陝東

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

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

東都苑門也

走河北

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遂北五

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弃道路無空地庾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眾黨奔河

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取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

日於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統驀澗走險以襲

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

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

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辛蜀記殺

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于

偃師

考異曰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

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逼至偃師縣亦被兵焉今從之

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

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

止

成都使還

北還者啖庭瑤也還音旋

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

道自奉不復來矣

復扶又翻下嗣復同

上皇懼不知所為後使者

至

此奉羣臣賀表中使繼還也

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

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

日定東行歸京之日也

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

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

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

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

敕郡縣為之築

室於山中

為子偽朝

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

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

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

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

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

北走音奏

考異曰舊魯炁傳云炁保南陽賊使武令

北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曰王師收兩

京承嗣令珣奔河北唐

炁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炁傳云武令珣死誤也

制以瑱為河南

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

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

得東京提

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

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

高宗咸亨元年改蓬萊宮為大明宮即東內

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

含元殿前

含元殿東內前殿也當丹鳳門內

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

環音

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

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

成府改元天成

考異曰唐歷曰改元天和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

譜兩存之今從實錄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

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

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

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復扶又翻

廣平王俶之

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

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已

崔器令詣朝堂請罪

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曰東朝堂右曰西朝堂朝直遙

翻

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

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所由人有所監典祇承人

聽指呼給使令而已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

五代志汲郡隋興縣

有倉巖山隋興縣唐時當省入汲縣甄之人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

安祿山為采訪使奏

掌書記

此天寶間事

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

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

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

其強

兩月餘會廣平王倣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上時掌翻倣

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

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司署舍使受

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貫

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以愧受賊官爵者之

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

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

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

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

所污者勿問

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汚烏故翻

癸酉回紇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滄東長樂坡

上與宴於宣政殿

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為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

葉護奏以軍

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

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

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少詩沼翻

自歸取馬還

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

偽為子

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

平王倣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

再造

勞力到翻

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

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

巖據大同未下

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

已丑以回紇

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綽二萬匹

遺于李翻

使就朔

方軍受之

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

粟為九廟主

禮虞主用桑練主用粟作粟主則埋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

以粟為之

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長樂殿攷雍錄及呂圖皆無之以下文上皇入大明宮御

舍元殿見百官次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則是殿亦在大明宮中也大明宮圖有長樂門則長樂殿蓋在長樂門

內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

從才用翻

上皇命悉

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

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鳴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

著勝略翻勝音升索山客翻為于偽翻

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

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

車駕所在衛士立仗

縱千

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

復扶又翻

上皇不肯居正殿

此行宮正殿也

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

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

品品必嘗而後進之

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上

馬上親執轡行數步

為子偽翻轡苦貢翻蜀記云執轡轡出宮門

考異曰幸

右扶上馬今從實錄

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左右皆呼萬歲

玄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

賜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

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

御舍元

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

樂音即洛

日辛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

因按

獄特置此官

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

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

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

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

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

鉞戶公翻倣昌六翻 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自餘蜀郡

靈武扈從立功之臣

從才用翻

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

愷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加贈官

差初加翻愷時陵翻李愷盧奕蔣清以守洛陽死龐堅以守潁川死

守睢陽死張介然以守榮

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載祖亥翻

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

名官名一依故事

天寶元年改兩省長官為左右相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十一載又改吏部

為吏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今皆復舊蠲主淵翻

以蜀郡為東京鳳翔為西

京西京為中京

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郡太原之中故為中京

以張良娣為淑

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

間為兗王東陽王健為涇王儼為襄王倬為杞王恩為

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

娣大計翻憫戶簡翻徙他頂翻儼戶剛翻召讀曰邵侶時

昭翻侗吐公翻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菖若

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

睢音雖為于偽翻傳直戀翻上時掌

同翻下

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

師師至而巡死

謂張鎬之師至而睢陽之城已陷三日也

巡之功大矣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

以巡食人為巡罪守死為巡愚

善過惡

揚錄瑕弃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
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
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
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難乃不睹休明唯
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
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
由是始息是後敕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
執賊庭不沾褒贈

史言唐褒忠
之典有遺恨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

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百一十八卷元載

九月

安慶緒之北走也

謂自東京北走度河

其大將北平王李歸

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
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
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
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強
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
陽節度判官

耿仁智蓋為范

說思明曰大夫宗重人莫敢言仁智願

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

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

歸之

帥讀曰率

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

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

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即晞故以為論說式芮翻

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歟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耳

易以鼓翻

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

考異曰舊

傳云三千騎今從實錄

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

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

勝音升

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

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

樂音洛

別遣人收其甲

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

囚承慶等遣其將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

萬來降

十三郡范陽北平媯川密雲漁陽柳城大安河間上谷博陵勃海饒陽常山

并帥其

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

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曰明日遂拘承

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舊傳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二首以徇新烏承玘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

二月承慶守忠遣人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

明復為之用耳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

宣慰斷句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將即亮翻先是慶緒以張忠志

為常山太守先志薦翻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

恒州刺史開井陘路開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招趙郡太守陸濟

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

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

棣等州皆降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檀州即其地也唐無安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

為安州歟

雖相州未下

謂安慶緒據鄴也

河北率為唐有矣

因史思明降史

言一時之事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

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

上時掌翻背蒲妹翻處昌呂翻

上欲從之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

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

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

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

書唐諱改治為理

書唐諱改治為理諍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

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

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

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于城西南隅

陳希烈等七人

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

張均死上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

事

為子偽翻
下均為同

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

無有今日

上皇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
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元獻揚后方振上皇

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
說挾劑而入上皇於曲室自焚之夢若有介而交者環
鼎三而三焚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帝
及帝在東宮李林甫動搖者數矣均均保護得免臣

不能活均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

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均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

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考異曰柳瑄常侍
言旨云太上皇召肅

宗謂曰張均均兄弟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
賊毀阿奴三哥家事雖犬鼠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

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弃市阿奴更不要苦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均之力均均以說遺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

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

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

為子
為翻

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

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

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

治宜吏翻
沈持林翻

世

亂則委弃孤城齏粉寇手

齏粉
西翻

何為善者之不幸而

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

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

隸吉弟翻

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

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

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

乃復責

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

復扶又翻從才用翻

六等議刑斯亦可

矣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

韋妃廢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元從子弟謂從帝馬鬼北行及自靈武還

京師者從才用翻

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

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

右廂號曰英武軍

騎奇寄翻

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

絳等七州

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隰慈晉號同七州至蒲州考

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類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

分劔

南為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東川領梓遂綿劍龍閬普

慶瀘榮資簡十二州治梓州

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

度領夔峽等五州

荆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澧兼領朗郢復共五州夔峽兼領浩忠

萬共五州更安西曰鎮西

更工衡翻

乾元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

上尊號

考異曰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寶禮畢冊上加尊號上言讓曰伏奉聖旨賜

臣典冊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感皇帝授傳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授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復重唐歷統紀年代記舊記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五月戊寅冊尊號今從之

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

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冠逆未平九廟未復而父子之間迭加徽

稱此何為者也

先是官軍既克京城

先悉薦翻

宗廟之器及府庫資

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

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

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

勢傾朝野

為輔國得權與淑妃交惡張本朝直遙翻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

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

能奴代翻降戶江翻

以為鴻臚卿充河

北招討使

丁未上御明鳳門

唐會要曰至德三載改丹鳳門曰明鳳門通化

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凡坊名有安者悉改尋却如舊

赦天下改元

乾元元年盡免

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改年為載自上皇天寶三載始復扶又翻

庚

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

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為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為

皇后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行營節度使始

此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

元禮討誅之

荔非虜復姓姓譜荔非西羌種隋有荔非雄涇州人

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

暕古限翻

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

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

歸囑於鄴市凡有謀歸者

馬古瓦翻歸字下當有國字

誅及種族

胡人

種誅之華人族誅之種章勇翻

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

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

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

攻之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慶緒自鄴屯河內須度沁水沁七鵠翻

不

勝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以太子少師號王巨為河南

尹充東京留守

辛卯

辛卯當作辛亥傳寫誤也新書肅宗紀作四月辛亥此又逸四

月二

新主入太廟

奉粟主自長樂殿入太廟

甲寅上享太廟遂祀昊

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米訪

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

案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使來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

中要謂中人居權要者如李輔國之類

聞史

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

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滑州靈昌郡使疏吏翻難乃旦翻

時上以寵納思明

以當

作已唐人多通用以已二字但於此作以文意不通

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

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

思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

上以

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

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尚辰羊翻

張后生興王侶

侶音韶

纔數

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

曰

嗣祥吏翻從十客翻

成王長且有功

長知兩翻

朕欲立為太子卿意

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

勝音升

上喜

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

也倣昌六翻李玄道士
德中為天策府學士

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

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

少始照翻
好呼到翻

太常少卿

王璵

璵音余

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

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俚音里
曰舊傳云三年

考異

七月今
從實錄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

顏杲卿死事見二
百十七卷至德元

載守式
又翻

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

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

知州普安郡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杲明

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

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

太原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掄次縣地後魏風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真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太陵城南置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為天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即今縣是也為史思明所虜

去年史思明攻太原

因虜泉明裹以牛草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

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

歛以歸

棺古玩翻歛力贍翻

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

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

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

號戶高翻
索山客翻

隨所

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

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閔其姑愁悴

先悉薦翻後戶
遺翻悴秦醉翻

先

贖姑女比更得錢

比必利
翻及也

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

妹

從才
用翻

及父時將吏表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

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

資糧則均分之其或
有不足則減常數而

均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

資送之表履謙妻疑履謙夜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

無異乃始慙服

顏杲卿之忠節固照映千古而其子之孝義亦非人所及也

六月

己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

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

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游臻漢武帝始祠之從王璵

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

祟雖遂翻神禍也

璵請遣中

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

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

為蠹尤甚

使疏吏翻少始照翻

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

驛門扃鑰不可啟

局古營翻
鑰蘇果翻

震怒破鑰而入曳巫於堦

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以

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

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屯懷州就
用為刺史征調以給軍嗣祥吏翻

山人韓頴

改造新厯丁巳初行頴厯

時韓頴上言大衍厯或誤帝
疑之以頴直司天臺損益其

衍每節增二日
更名至德厯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

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

去年十二月始命三司推究
陷賊官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謂罷相也頗快快多稱疾不朝快於

兩翻朝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

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幽州刺史

為于偽翻惡烏路翻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

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閬州閬中郡巴州清化郡漢巴郡宕渠縣地閬音浪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考異曰舊傳知義為節

度使按安祿山始為平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

都太守以郡降思明事見上卷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

王德元載

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

去年十一月事

李光弼以思明終

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

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

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

營說誘之

數所角翻衣於既翻說輸尚翻誘音酉

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

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

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

按經典釋文館古玩翻

惟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

父少詩照翻省恚景翻思明雖伏二人以察承恩然不使其子與父共處則謀無自而露姦雄之智數固非

人所及也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

為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呼火思明乃執承恩

索其裝囊凡行者之裝盛以囊索故曰裝囊有底曰囊無底曰索索山客翻得鐵券及

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

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烏承恩持鉄券入不測之虜使

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鉄券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籍其姓名果能悉

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此蓋思明因承恩言偽為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偽為簿書籍將士姓

名以激怒之使與已同反而無他志

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

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

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

臣遂榜殺承恩父子

榜音彭四月殺承恩

考異曰唐歷舊傳皆云今據河洛春秋四月

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

玼音

此又且禮翻

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

上時掌翻

上遣中使慰諭思

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

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

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

本從安祿山反乎

思明又以此激怒其將士

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

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

下不為臣誅光弼

不為子偽翻

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

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

用表皆函封

仁智悉削去之寫

表者以白思明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

明憐欲活之復召入

去羗呂翻復扶又翻

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

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

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於地

史言耿仁智去逆從順以死全節呼火故翻

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石嶺

軍在忻州秀容縣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

寶

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

幼女寧國公主妻之

妻七細翻

以殿中監漢中王瑒為冊禮

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

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瑤副叔明仲通之

弟也

天寶中鮮于仲通黨附楊國忠致位通顯

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

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瑤等至

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

衣於既翻

坐帳中榻上儀衛甚

盛引瑤等立於帳外瑤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

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瑤與叔明對曰鄉者唐

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

自以所生女妻可汗

妻七細翻

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

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

公主為可敦

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號其正室曰可賀敦

舉國皆喜

乙未

郭子儀入朝

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懷州始擒

太清實錄誤也唐歷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

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

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李廣琛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屬兩

節度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稱淮西荆澧舊紀稱荊州未嘗鎮青徐實錄於此稱青徐恐誤也余按新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領北海

高密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節度增領滑濮二州青密節度即前所云北海節度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六州節度使若以青登五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庚戌李光弼

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

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

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九

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珣為蒲同虢三州節度

使

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珣節度蒲同虢三州而已蓋兵興之際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

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耳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

長拓拔戎德傳首

貞觀以後吐蕃浸盛党項拓拔諸部畏偏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軍州處

之又置芳池都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項野利氏部落至德以來中國亂党項因寇邠寧二

州

安慶緒之初至邠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

餘城

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凡七郡

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

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

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

直言通儒譖而殺之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曰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

款歸國將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於邠中又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劉門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三十四

亂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
希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
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
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

麾下數千人皆

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

外兵乾祐復戾好殺

將即亮翻復弼力翻狠也

士卒不附庚寅命朔

方郭子儀淮西魯炆興平李真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

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

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

炆火迴翻濮傳木翻嗣祥吏翻琛丑林翻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又命河東李光弼闕內澤潞王思禮

王恩

禮先為關內節度使時兼
領澤潞節度使鎮潞州
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考

異曰實錄有李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
有光遠無奐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

汾陽傳脫奐名耳兼訓蓋光弼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
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奐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荆潼舊

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
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涉庚二十一日也余

按涉庚當
作庚寅
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

帥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而不置元
帥號令不一所以有安陽之敗
但以宦官開府儀

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處昌
呂翻觀軍容之

名自此始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
廣州治南海縣本漢

番禹縣 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

而去 冬十月甲辰冊太子

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項者頻興大典累洽

殊私率土之間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赦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

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

更名曰豫

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

禾於是以為祥更名豫更工衡翻

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

復扶至

是始有新鑄大錢

乾元重寶錢也

百官六軍需賚有差

郭子

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

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本汲縣之

新中鄉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嘉因置獲嘉破安太縣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西九十里

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

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

棗濟

陽武縣武德四年置於故原武城屬鄭州

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

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

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帥中軍子儀使善射者

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

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

起射之

射而亦翻

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

復扶又翻

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

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

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

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上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

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

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

虜千入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

淦陽

磁州治淦陽南至鄴城六十里

遙為慶緒聲勢

甲寅上皇幸華

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崔光遠拔魏州

魏州治漢元城縣郭

下又置貴鄉縣與元城為二縣

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

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

趣魏州

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趣七喻翻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

州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

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

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

治昇

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

尚書李峘為之

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
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

兼淮南節度

使

此宜參考下卷上元
元年都統李峘注

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

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

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

崧魚
金翻

賊勢盛處

崧連戰不利還趣城

趣七
喻翻

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崧召

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衆所恃

既死衆無鬪志

姚聳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
聳夫之死宋人惜之李處崧若在未必

能為唐保守魏州而處蓋之死唐人惜之以
兩敵相持而自戮聞將乃自翦其手足也 光遠脫身

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

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

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

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

立侯

希逸者李懷玉而逐侯希逸者亦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已 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

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

書仲虺之語之言

是故聖人

制禮以治之

之治直翻

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

尊卑有分

分扶問翻

大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

書說命曰若網在綱

有條而不素而

臂指之相使

賈誼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是以民服

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覦音冀覦音俞

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

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

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

周禮王以八柄羣臣一曰爵以駁

其責二曰祿以駁其富三曰予以駁其幸四曰置以駁其行五曰生以駁其禍六曰奪以駁其貧七曰廢

誅以駁其罪八曰誅以駁其過

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

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
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
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

行戶
剛翻

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

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

姑且也息
安也且求

目前之
安也

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

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此即周禮所
謂八柄也治

直之翻予
讀曰與

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

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

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

鉞師長一方

長知兩翻

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

至乎書云遠乃猷

言猷謀也書康誥之

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

諫

詩大雅板之辭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見論語

為天下

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

勝音升

由是為下

者常眊眊焉伺其上

眊眊見翻目徧合而褻視也

苟得聞則攻而

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聞則掩而屠之

二語曲盡唐末藩鎮將卒之情
狀間古覓翻喘之睡翻憂懼貌
爭務先發以逞其志

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

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

言其禍肇於命侯希逸帥平盧也毛

萇曰厲惡也鄭氏曰犯政為惡曰厲

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

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

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
楚師敗績治直之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今

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

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賈誼廉陞之論正此意
由

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
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
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
四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諸侯之不直者近世儒者以不朝為不庭謂其不來庭也無思
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
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鎮北大都

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為

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

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安南

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驪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以州界有吐蕃陷河源軍陸水為名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因敦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

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邠志作周

至舊傳作周摯今從實錄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

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

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

必不

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

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使用光弼之計安有滌水之潰

乎朝直

戊寅上祀九宮貴神

李心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

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經蕭吉五行大義

用王嶼之言

也乙卯耕藉田

乙卯當作乙酉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

為流矢所中

中竹仲翻

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

將即亮翻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李嗣業以鎮西

北庭兵屯懷州會師攻鄴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

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

月壬子月食既

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之專橫而書月食記曰男教

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

食皆書於目錄上方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

聖

先悉薦翻紀作翊聖今從實錄

考異曰舊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

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

韋后事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

宣足

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

相表裏橫於禁中

幾居依翻橫戶孟翻

干預政事請託無窮上頗

不悅而無如之何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

再重穿塹三重

重直龍翻

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

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

錢四千淘牆戮及馬矢以食馬

戮與職翻先以麥戮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

淘戮以飼馬食祥吏翻

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

帥所

類翻

進退無所稟

稟稟令也稟必錦翻行軍進退必稟令於主帥今諸軍無所稟也

城中

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

降戶江翻

城久不下上下解體

師老

勢屈故解體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

果如李光弼之言趣七喻翻

使諸

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

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

騎奇寄翻抄楚交翻

官軍出輒散

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

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

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

者

趣讀曰促

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

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

邏郎佐翻

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

下

觀史思明用兵所謂盜亦有道焉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

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陳讀曰陣下布陳同溢水逕安陽縣而東流謂

之安陽河

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

將即亮翻

諸軍望之以為遊

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

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

中竹仲翻

郭子儀承其後

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

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

路

史言淦水之戰天未悔禍非戰之罪使皆如李光弼王恩禮在亂能整則其失亡不至於甚重直用翻

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

斷音短

戰馬萬匹惟存

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

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

守式又翻襄鄧二州屬山南東

道

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

剽匹妙翻

吏不能止

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考異曰

邵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湊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

驚又奔缺門

水經注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又東逕千秋亭南又東逕缺

門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

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

蒲陝

將即亮翻捐于專翻陝失冉翻蒲陝二州夾河潼關控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

都虞侯

張用濟曰蒲陝存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

從之使都游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

使疏

吏翻瓌古回翻騎奇寄翻趣七喻翻

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

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後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

守之

是後李光弼雖斬張用濟而守河陽則實張用濟定計於其先也

段秀實帥將士

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

野戍

即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河清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縣武德二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

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先天元年更名荔非元

河清帥讀曰率將即亮翻輜莊持翻重直用翻

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上皆不問惟削崔

圓階封

崔圓先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國公從一品階比開府儀同三司

貶蘇震為濟

王府長史削銀青階

濟王環上弟也濟子禮翻長知兩翻

史思明審知官

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

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

知官軍的去乃收整其衆而南使官軍於滏水驚潰之後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圍守鄴城思明未敢南也沙河縣隋分龍岡縣置唐屬邢州在鄴城西北二百餘里還音旋又音如字安慶緒收子儀營

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

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

復扶又翻背蒲妹翻

思明不與慶

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

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

應陵翻

慶緒曰

任公慙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

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

丁整與暫同令力翻誘音酉

慶緒窘感

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

奉上璽綬

寫巨隕翻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

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

省昔景翻思明出慶緒表徧示將士以觀其情向背

乃手疏言慶緒

疏所據翻言魚戰翻弔生曰言

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

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

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軟血同盟思明

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

以待之

幾居希翻軟色甲翻
騎奇計翻擐音官

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

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

稽音啓荷下
可翻又如字

棄失兩都

久陷重圍

重直
龍翻

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

慶緒尊祿山
為太上皇見

二百十九卷
至德元載

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

復扶又翻
又如字

摩頂

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

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

吾為

音子
偽翻

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

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

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

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

留鎮之思明欲遠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

相州

朝直
遙翻

引兵還范陽

甲申回紇骨吸特勒帝德等

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

宋敏求長
安志宣政

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
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賞賜有差庚寅骨吸特勒等辭

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

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復扶
又翻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嶼為刑部尚書皆罷政

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

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皆獨決

於峴

為李輔國忌峴不
得久於相位張本

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

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

羅郎佐翻

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

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

周勃安劉事見漢高

后紀李揆謂勃因南軍入北軍考其本末恐不如此

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

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

制之乃止

金吾衛屬南牙羽林衛屬北牙金吾掌巡徼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為言

朝直遙翻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

知東京留守

東畿謂東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

以河西節度

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來瑱徙河西未行而相州

師潰因使之鎮陝以守關然填尋徙襄陽華戶化翻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

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潞城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

秋潞子所邑也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

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

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

常居內宅

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

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

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

臺門決天下事

雍錄按六典制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門

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間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麟德殿又東歷內侍別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綾綺殿而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之正直紫宸東西耳

事無大小輔國口

為制勅寫付外施行事畢間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

索山客翻
斷丁亂翻

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

隨意稱制勅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

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

李揆裔出

隴西其先客居滎陽遂為山東甲族李輔國第五

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

制勅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

賞其正直

峴戶典翻相息亮翻

輔國行事多所變更

更工衡翻

罷其察

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

本官太子詹事

上不許制

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

比毗呂翻至翻處昌

諸色取

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

山索

客翻正宣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書可以檢覆謂之正宣

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

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

攝

英武軍殿前射生手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北門六軍也諸使內諸使也諸司內諸司也使疏吏翻論盧

昆

自今須一切經臺府

臺御史臺府京兆府

如所由處斷不平

處

呂翻斷丁亂翻

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

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

國由是忌覲

考異曰實錄李峴傳曰時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或不由中書而出覲切陳

其狀肅宗甚嘉之即日下詔如覲奏由是

甲辰置陳

鄭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炆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

為青密七州節度使

七州青密登萊淄沂海是火迴翻

以興平軍節度

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

陳鄭毫前此未嘗置節鎮魯兗自南陽為之青密等七州尚衡自彭城升統之興平軍本置于雍州始平縣李奐時在行營使統豫許汝三州此皆臨時分鎮非有一定規模也九節度之潰於相州

也魯兗所部兵剽掠尤甚

剽四妙翻

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

光弼還太原兗慙懼飲藥而死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史思明自

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燕因肩翻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三年春

二月思明懷西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

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立年號實錄舊傳皆
不載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順天元年柳璨
正閏位歷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薊門紀亂思明既
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
某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
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
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
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
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薊門紀亂云立朝
興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
義弑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為太子
誤也按長歷四月丁酉朔無癸酉立其妻辛氏為皇后

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

朝直遙翻相
息亮翻將即

亮
翻
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

為鄭陳頴毫節度使

使 腫凌如翻 使 疏吏翻

抱王安興貴之後也

興安

貴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年

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

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

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

紇下沒翻 伽求迎翻

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可從判入聲汗音寒卒子恆翻

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

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

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

邪音耶

然亦為之髡面而哭

北漢

之俗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陳於帳前祭之遠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髡面且哭血流

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
為子偽翻勢里之翻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

押官者管押馬

坊之

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

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鳳翔仍分置天興

縣帶鳳翔府

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

勅監

察御史孫鑒鞠之無冤

監古銜翻鑒余傾翻又烏定翻

又使御史中丞

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鞠之

此唐制所謂小三司也

與鑒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

太平縣屬絳州

魏太武帝置泰平縣周改為太平因太平關城為名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

詰去吉翻劾戶禁翻又戶得翻

若

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

陽尉

桂陽漢縣隋唐帶連州

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

嶺下謂度

嶺南下諸縣史失曄向所貶縣名故云皆貶嶺下尉

鑒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

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

尚辰羊翻峴戶典翻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

鳳翔管考異曰

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鞠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若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鞠之峴以若虛不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為通州刺

史三司大臣皆貶官今
從肅宗實錄舊紀傳

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

散悉
直翻

騎奇
寄翻

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

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

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朝直
遙翻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

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

新書方鎮
表汴滑節

度使治滑州領州
五滑濮汴曹宋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

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

方鎮
表開

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
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領魯麗契三

州二十二年兼關內道採訪處置使增涇原寧慶隴廊坊丹延會宥麟十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原州天寶元年增領邠州乾元元年分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關內節度使罷領單于大都護以涇原寧慶坊廊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幽州開元十三年以幽字類幽改曰邠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

惡鳥路翻

因其敗短之於上秋

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

考異曰邠志云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鎬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

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并言之
士卒

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

考異曰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

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制朔方實錄無月日制解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

此時耳 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

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

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

史言光弼入朔方軍部分皆因于儀之舊但號令如嚴整

耳治直之翻

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樂音洛

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

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

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

以待

被皮義翻上時掌翻

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

公先去

觀懷恩此言則郭志所云亦可以傳信

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

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

帥所類翻彊其兩翻又音如字

右武

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

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懷恩此言

與康元寶之言皆是也使諸將從張用濟於惡史思明之兵復至唐事殆矣

光弼以數千騎

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

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衆

儀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

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十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以辛京果代之復

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郤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

既受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

騎突入東都遂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
濟師于河陽冬十月思明引衆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
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于廣武以待之遂引兵
東出師汜水縣檄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
而戮之以辛京果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
實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僕

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

史言李光弼侍僕固懷恩有加於諸將

須臾

閻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

蕃渾謂諸蕃種及渾種

光弼變色懷恩

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故違

將即亮翻語牛

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史言懷恩成備而後見光

弼先弼雖知其情而容思不發復音扶又翻

以路沁節度使王思禮

王思禮節

度澤潞沁三州史或稱澤潞或稱潞沁沁七鵠翻

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

節度使

代李光弼也

初潼關之敗

事見一百十八卷至德元載

思禮馬中

矢而斃有騎卒盤屋張光晟下馬授之

中竹仲翻盤音轉屋音室晟丞

正翻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

識音誌

求之不

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

雲京蘭州金城人屬河西

路

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

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

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

為于偽翻下特為同

雲京喜而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

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

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

思禮言光晟授已
以馬脫已於兵得

有今日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

言雲京之冤

從十
客翻

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

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

張光
晟於

王思禮可謂君子矣其後事德宗以失職
怨望遂委身於宋此何前後之相違也

辛卯以朔

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

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

冠古玩翻

前後戰功居

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回紇以寧

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公主嫁回紇見上卷上年

戊午上

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

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楚元不從壬戌

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北及幽燕也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

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間之爭潛竄山谷

時荆南節度使領荆

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中州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

唐世

鑄錢大凡天下諸鑪九十九而絳州之鑪三十其餘諸鑪或隔江嶺或沒寇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

加

以重輪一當五十

大錢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號

重稜錢重直龍翻

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

其冬料

冬料各官冬季所當得俸料錢也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

為荆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

處昌以陳呂翻

賴毫中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

西道行營兵馬

時淮西節度使領
申光壽安沔五州

史思明使其子朝

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

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

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

白臯胡良
皆河津濟

度之要在滑州西北
岸良或作梁濮音卜

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

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

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泰及其將梁

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

許叔冀卒如張鎬之言

思明以叔冀為

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

蘆為質

長蘆漢參戶縣地後周更名長蘆縣時屬滄州質音致

使其將南德信與

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

南宮漢古縣屬冀州

思明以為平蘆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

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

鄭州

滎陽郡

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

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

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

守式又翻陝失

光

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

益張矣

張知亮翻又如字

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

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

猿臂可伸而長可縮而短故以為喻

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

夫音扶朝直遙

翻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

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

按李光弼至德之初已為司空乾元元年為侍中故韋損以此

呼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置兵

汜水有成皋之險崕

嶺在登封縣龍門則伊
關祀音祀嶠逆各翻

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

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

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

帥讀曰率
殿丁練翻

時思明遊

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

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水經注穀水東逕洛陽廣莫門
北漢之穀門也東逕建春門石

橋下即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
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為鎮

及日暮光弼

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

躡之者欲其
兇懼而自潰

不敢逼者以其

嚴整而難犯 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

郭子儀自澄水退守河陽

眾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何眾寡之相

懸乎蓋張用濟之死朔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

糧

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

分扶問

異曰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城無糧不可守 庚寅思明

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

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

綺翻不敢入宮退

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

史思明乘銳勝以攻河陽

乃先築月城者 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

思明既至洛陽則鄭滑等

州已陷沒矣通鑑因史

家成文失於刪修也

章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

資治通鑑

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

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

驍堅克翻挑徒了翻

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

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

光弼

之言得體懷恩固心服矣

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

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

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

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

既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

敵之
方略

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

橫絕流
曰亂

半涉懷恩賀

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

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

易以
鼓翻

稍近將動孝

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

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

息馬者使馬
力完復而後

戰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

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

呼火故翻
真昌真翻

運矛躍馬搏之

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

追及斬首攜之以歸

龍仙恃勇輕敵而孝德出其不意傳之故勝

賊衆大駭

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

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

百匹

索山客翻

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

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壯馬募牝一時渡河此小

將耳思明不能制阻河水也

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

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

艘蘇遭翻

貯丁以巨木承其根氈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

呂翻

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又拒戰船於橋上發礮

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

匹礮

貌翻中竹仲翻見賢遍翻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

其柵

雍於用翻

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

喻姓也姓譜東晉有喻歸撰河西記

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

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
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

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為子偽翻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

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

怪其無戰意也

問曰司空在乎

李光弼加司空

侍中故稱之

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

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

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

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

易弋鼓翻

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

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此謂之善用其所短孫贖有言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

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

代州有五臺府

已亥以庭暉為右

武衛大將軍

唐諸府果毅品秩猶卑諸衛大將軍則三品矣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

賊將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高庭暉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新傳誤邪

志曰二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耀兵于河清宣言曰我且渡河絕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思之師于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思

明復攻河陽

復扶又翻下日復同

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

方鎮表乾元二年置鄭陳節度使領鄭陳將軍能為我
毫潁四州然此時鄭州已沒於史思明矣

守南城二日乎

為于偽翻

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

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

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

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

衆董泰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

光弼

帥讀曰率下同

時光弼自將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

深廣二丈

中河起石渾築城以衛河橋渾蕩旱翻爾雅渾沙出深式禁翻廣古曠翻

乙巳賊

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

於羊馬城以拒賊

城外別築垣高繞及肩謂之羊馬城

光弼自於城東

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

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

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

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

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

為于偽翻下保為同

何為禁之光弼曰

善吾所不及勉之

雖賞其敢戰而戰危事也故曰勉之

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

度徒洛翻
易弋鼓翻

乃復引退

復扶又翻
下擊復同

須其急而擊之光弼望

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

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

摯復收兵趣北城

趣七喻翻

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

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軍

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

陳讀
曰陣

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庭玉當之

廷玉

光弼之
愛將也

廷玉請精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

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

論姓也諸論自吐蕃來降

惟貞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

吾颺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颺旗三至地

颺古則萬

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

鞞與鞞同釋名

曰鞞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軍戎通服唐馬周殺其鞞加以鞞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之隱廩加以帶子裝束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許之

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
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
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
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
戰小却

瑒音暢又
雄杏翻

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

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

呼聲動天地

呼火
故翻

賊衆大潰

史言河陽之戰真為確鬪
非李光弼督諸將致死不

足以
決勝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

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太清走保懷州

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十餘人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等按

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云擒偽懷州節度使安太清并

男朝俊偽貝州刺史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今從舊傳予按通鑑書擒徐璜玉李秦

授蓋從舊傳而以舊傳擒周摯為誤實錄所云擒安太清朝俊通鑑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錄此四字不

可曉若參取二書又考本末則此時只當書擒徐璜玉如李秦授亦未當書擒思明不知摯敗

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

為右金吾大將軍

叩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簡州漢牛鞞廣

都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及武康郡隋廢郡以縣屬蜀郡仁壽初分置簡州餘注見前卽渠容翻瀘龍都

翻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

馬使

此殿中監所謂帶職以寄祿也

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衆至

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

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

降戶江翻

俟其稍怠進軍擊

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

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

韋見素相大寶以迄至德從才用翻

發安西北

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

開元錢三品並行

重直龍翻

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

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

忠州

漢臨江墊江枳縣地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臨山至隋廢郡及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地邊巴徼心懷忠信為名殍皮表翻上時兩翻長知兩翻忠州南賓郡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

州負外司馬坐琦黨也十二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史思明遣其將李

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殍子阪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

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

之間屢破之

疆子阪在河南永寧縣西永寧漢宜陽縣西界之地後周置同軌郡及熊耳縣峭縣

隋廢郡及峭縣義寧元年改為永寧縣疆居良翻宋白曰永寧縣本漢澠池縣之西境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

東黃蘆城置北宜陽縣廢帝二年改為熊耳後周移於劉塢隋開皇三年移於同軌城義寧三年移於永固因

府堅舊城置縣以永寧為名武德三年移理同軌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橋

上元元年

是年閏四月始改元

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

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

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于闐王與四鎮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

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州為渭北節

度鄜音膚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

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

兩道邠寧鄜坊也

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

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沁七鵠翻

忠州長史第五

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

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

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

史言劉期光不能審克閱實而妄奏

庚戌

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特險不聞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絃陽

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里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

三月甲申

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

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于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

級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

翽呼外翻

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

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

秦州防禦使已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

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

州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

降戶江翻

閏月丁卯加河東

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

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

元

改元上元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

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王出師命將

發日引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是年尊
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為十哲像坐侍泰武安侯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
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于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
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
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

一切並停

早故也唐六典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
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

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
稷釋奠為小祀雜祀蓋小鬼之神
若漢志所謂社將軍寶難之類
是日史思明入東

京

考異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寶錄至此復
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思明還屯白馬

寺不入宮闕今
始移軍入城耳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

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

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呂諲諲為之補官為于偽翻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諲罷為太

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鑄錢鹽鐵等使

南華本漢離狐縣歷代不更名天寶元年更名南華縣屬曹州鹽鐵使乾

元元年以命第五琦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其後楊慎矜楊國忠相繼為之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治直之翻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

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

邕桂之西有寧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屬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疆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為寇害據十餘州又遂韋周于海濱縣地數千里帥所類翻

三品錢行寢久

元開

錢與乾元當十錢重輪錢為三品

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

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

禁

屬之欲翻榜音彭

乃勅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

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

得一錢

史思明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既而一當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甲申興王侶薨侶張后長

子也幼曰定王侗

侗音韶侗音通又音同

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

數所角翻

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普潤縣屬鳳翔府漢

杜陽縣之地隋作仁壽宮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鶉鴒二縣之地在漢又為漆縣隋大業

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杜漆岐三水灌溉民田民獲濟利以為縣名麟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

宮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

事見上卷至德二載

上時自夾城

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十年築

上皇亦間至大明宮

間古覓翻

左龍武大

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

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歷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內

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

慶樓

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每御之裴徊觀覽

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

樓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

諸道遣官入京師奏事者謂之奏事

官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

為子偽翻

李輔國

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

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

李輔

國此言是臨肅宗以兵也

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上皇尊號曰聖皇天

帝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

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

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朝直遙翻

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勅取

之

矯勅猶言矯詔也

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

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

上皇居西內

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號戶刀翻

上泣不應

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

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

湫下也隘小也狹也陸德明音義湫子小翻徐音秋

迎上皇

遷居大内上皇驚幾墜

幾居依翻

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

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詰曰諸

將士各好在

以將士露刃遮道震驚上皇殊無善狀令其好在好在猶今人言好生言不得以兵

干乘輿也

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

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居甘露殿

西内以兩儀殿為内朝兩儀殿北有甘露

門甘露門内為甘露殿如往也

輔國帥衆而退

帥讀曰率下同

所留侍衛兵纔

庭老數十人

庭鳥光翻

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

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

王于况翻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

吾

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徒亦吾志也是日輔國

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

北門六軍也數所
角翻見賢通翻

上又迫

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

南宮即謂興慶
宮取語便順或

言南宮或言南內勞
利到翻復扶又翻

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

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

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梁以漢宕渠縣界
置安國縣後周置

蓬州隋廢州以縣屬清化郡唐復分置蓬州惡烏路翻
宋白曰因蓬山為名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

千五百八
十二里

癸丑勅天下重陵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重陵
錢即

重輪錢重
直龍翻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

秦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于歸州

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

州京師南三十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里播州秦夜郎郡之南境隋牂柯郡之牂柯縣貞觀

九年置郎州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漆州

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歸州漢秭歸縣地後周置秭歸郡隋廢郡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

二年分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三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玉真公

主出居玉真觀

玉真觀睿宗為主所起

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

內備灑掃

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皆如字

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

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

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

不憚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

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

惡鳥

路翻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

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

會安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

請以其地置洮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里

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瑆

瑆與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

難乃既而軍地淪入

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

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

為神策軍
彊盛張本

丁亥贈謚興王

侶曰恭懿太子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

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

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

儀於散地

散昔
重翻

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畏子
儀也

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

射生英武等禁軍

射生號英武軍見上
卷至德二載十二月

及朔方鄜坊邠

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

鄜音
大制

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使郭子儀果總兵向范陽則史思明

有內顧之憂李光弼成夾攻之勢必無邛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樹置河北諸帥之禍矣復扶又翻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

詳考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

甲辰以尚衡為青密節度使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如此則是年尚衡尚鎮青密安得又置青沂等州節度使邪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領淄沂滄德棣五州侯希逸自平盧引兵保青州授青密節度使遂廢淄沂節度并所管五州號淄青平盧節度通鑑書侯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在寶應元年五月蓋新表與通鑑各以所見書為據故參錯不同如此

十一月壬辰涇州

破党項 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

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

惡烏路翻

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

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

唐中人身出監方鎮軍品秩高者為監軍使其下為監軍監古銜翻

展伾彊不受命姓名

應謠讖

此句當屬上句伾其勿翻彊其兩翻讖謂金刀之謠應劉姓也

請除之延恩因

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

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

說式芮翻去羌呂翻

請

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

峘戶登翻

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

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

三道節度使

浙考異曰沈既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道

以展為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吏申

圖籍按舊李峘傳峘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展既代

峘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滁和舒廬濠壽

八州也江南者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西者洪虔

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二十二州亂

紀誤以二為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

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

李峘為浙東節度兼淮南見上卷元年按

唐會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

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

以浙東兼淮南

與會要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

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譏人間之乎

問古
蒐翻

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

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

趣七
俞翻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

陵書云作傷心勞日

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

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度

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

儼許緣翻

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

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

徐城縣屬泗州漢徐縣地隋置徐城縣於大徐城開

元三十五年移就臨淮縣

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

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

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

呼火故翻

汝曹皆吾民也

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灩雷擊之景山衆潰與

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

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

鄧翻

李恒闢北固為

兵場

北固山在京口梁武帝所登即其地

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

疑兵於瓜洲

今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鎮正對京口北固山塞昔則翻

多張火

鼓

張火及鼓以為疑兵

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恒悉銳兵守京

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

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

容縣有下蜀戌在句容縣北近江津

恒軍聞之自潰恒奔宣城

宣城漢宛陵縣地晉

置宣城縣隋平陳廢郡改宛陵為宣城縣帶宣州李恒奔宣城就鄭昱也

甲午展陷潤州考

異曰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奏展反鄧景山李岷戰敗
八日展陷潤州十日陷昇州按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
子二十六日乃奏到日也唐厯壬子淮南奏宋州刺史
劉展赴鎮揚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岷
承詔拒之兵敗奔于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丙申陷潤
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蓋因實錄也今從劉展亂紀
及新書本紀

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

昇州治金陵

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
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

州司馬丹楊軍使

乾元二年置丹楊軍于潤州

使昌羣領昇州以從

子伯瑛佐之

從才用翻

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援之生

擒安太清

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按周摯於時不在懷州城中明年

為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

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

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新書江作郛鄂作萼

十二月丙子党

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

山為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

銅官之地後因謂之銅官川後魏真君七年置銅官縣屬北地郡隋為銅官至唐二縣並屬京兆宋白曰同官

縣漢祓裊地晉為頻陽地苻堅於祓裊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真君七年罷軍為縣後周除金作此

同字 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帥所類翻

賁賁補殺監軍使 充鄆節度使能元皓方鎮表乾元二年升鄆齊兗三

州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以齊州擊史思明兵破之隸青密而兗鄆增領徐州能奴代翻

李岵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岵曰處人尊位食

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處昌呂翻以數十州之兵

食三江五湖之險固韋昭曰三江謂吳淞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江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注已見晉安帝紀不發一

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

竭力以拒之。𡗗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入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元之棄城走。宣歙節度使領宣歙饒三州，歙書涉翻。

李𡗗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

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

進陷湖州。

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置吳興郡，隋平陳廢郡，置湖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

四年復置湖州。

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

嶧音亦。

李可封為常

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

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

餘杭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晁直遙翻

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

陵

南陵漢春秋縣地梁置南陵縣及南陵郡隋廢郡以縣屬宣州舊治赭圻城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

將

下江州徇江西

江西謂江南西道

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

屈居

翻勿

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

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

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

兵三千屯任城

任音士

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

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

趣讀曰促

且許以淮南金帛

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

討展

田神功至彭城勅方下

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

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

長

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置千秋縣七載更名天長屬揚州

以五百騎據橋拒戰

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

考異曰劉展亂紀云二年春

神功舉兵東下實錄唐勅神功入揚州在此月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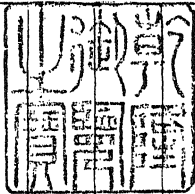
及楚州

當屬上句蓋先入楚州而後入廣陵

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穿掘以求人所害藏者掘其月

翻
是歲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